

从文明自觉的“三知之明”探析彭树智先生的文明观 |

## 热点聚焦

---

进入21世纪后,国际反恐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变化。基地组织2001年发动的“9·11”恐怖袭击震惊了全世界,美国以“反恐”之名相继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。然而,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仅未能摧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,反而促成了其在阿富汗境外的蓬勃发展。在这样的国际和地区背景下,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走向联合并迅速壮大。2013年4月8日,“伊拉克伊斯兰国”和叙利亚的“努斯拉阵线”合并成为“伊拉克和沙姆(或黎凡特)伊斯兰国(简称‘ISIS’或‘ISIL’)",2014年6月29日更名为“伊斯兰国(Iq)”。“伊斯兰国”声称是一个“世界性的哈里发国”,对全世界穆斯林拥有宗教、政治和军事管辖权。此后,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,在中东地区广泛建立势力范围和分支机构,还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。到2015年6月,“伊斯兰国”已经在利比亚、埃及(西奈半岛)、沙特、也门、阿尔及利亚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尼日利亚和北高加索建立了分支机构,还有成员在摩洛哥、黎巴嫩、约旦、土耳其、以色列开展活动。

由于“伊斯兰国”的出现和快速发展,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。第一,“越反越恐”的反恐形势使人们不得不深思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。恐怖主义是特定行为体的一种强制性利益表达,采取这种方式源于其利益表达空间的收窄和渠道的堵塞。恐怖袭击原本就是损失驱动的以卵击石行为,大张旗鼓地反恐不仅无法震慑恐怖分子,反而会帮助他们制造恐怖效应。第二,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,对萨达姆军政人员或解散或监禁,把他们逼上了美军和伊拉克政府的对立面,而“伊斯兰国”1/3的高级指挥官来自前萨达姆军队。第三,“伊斯兰国”的建立是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。恐怖主义者向来都是藏身于暗处,用非常手段发动出人意料的袭击。“伊斯兰国”则致力于建立领土国家,用专业化作战方式向政府军发动进攻。第四,以前的国际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美国及其追随者,“伊斯兰国”却把矛头指向了地区国家政府,无论是亲美的伊拉克政府和利比亚政府,还是遭到美国敌视的叙利亚政府。

作为对新型国际恐怖主义进行反思的一部分,我们约请有关专家撰文写了一组从理论上探讨“伊斯兰国”的论文。本期刊登曾向红、梁晨的《从“基地”组织到“伊斯兰国”——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》和江涛的《利比亚“伊斯兰国”的威胁及应对之策》。前者从社会演化理论的视角,对比了“基地”组织和“伊斯兰国”组织结构的差异,揭示了“伊斯兰国”建立等级制、集权化领土国家动因。后者梳理了利比亚“伊斯兰国”的来龙去脉,并借鉴托马斯·里斯的“有限国家区域”理论,深入分析了该组织在利比亚国家生活中的角色、作用和对策建议。我们期待读者就相关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,也期待惠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。

主持人: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广成